

语言学与英语翻译研究

安玉青 李丽辉 徐梅玲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语言学与英语翻译研究

安玉青 李丽辉 徐梅玲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与英语翻译研究 / 安玉青, 李丽辉, 徐梅玲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94-1106-0

I. ①语… II. ①安… ②李… ③徐… III. ①语言学
— 研究 ②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①H0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1692 号

语言学与英语翻译研究

著: 安玉青, 李丽辉, 徐梅玲

责任编辑: 李 娟

封面设计: 信利文化

责任校对: 张慧芳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1106-0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语言学

第一章 走进语言学.....	2
第一节 语言学的对象、性质和作用	2
第二节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功能	11
第三节 语言学的发展过程	16
第四节 语言学的学科历史	30
第五节 语言学的分类	35
第二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45
第一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45
第二节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51
第三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66
第一节 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66
第二节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68
第三节 语言系统是人类特有的	69
第四章 语音.....	71
第一节 语音研究的诸方面	71

第二节	音响	77
第三节	发音	79
第四节	音位	83
第五节	音位的聚合	85
第六节	音位的组合	86
第五章	语法	90
第一节	语法和语法单位	90
第二节	组合规则	96
第三节	聚合规则	99
第四节	变换	103
第五节	语言的结构类型和普遍特征	117
第六章	语汇和语义	120
第一节	语汇和语义	120
第二节	词义的聚合	122
第三节	词义的组合	124
第七章	文字和书面语	128
第一节	文字和语言	128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	129
第三节	口语和书面语	134
第八章	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137
第一节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137
第二节	语言的分化	139
第三节	语言的统一	142
第九章	语言的接触	144

第一节	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144
第二节	语言的融合	145
第三节	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146
第十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	149
第一节	语音的演变	149
第二节	语法的发展	155
第三节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	158

第二部分 英语翻译

第一章	翻译的概念和分类	169
第一节	翻译的概念	169
第二节	翻译的分类	173
第三节	翻译的原则	179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185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188
第一节	理 解	188
第二节	翻译过程模式	200
第四章	翻译的方法	203
第一节	直译和异译	203
第二节	归化和异化	207
第三节	翻译的十种技巧	210
第五章	翻译的选择	228

第一节	英汉词汇现象的对比	228
第二节	词义的选择, 引伸和褒贬	231
第六章	翻译的方法	237
第一节	加注和释义法	237
第二节	词类转换	238
第三节	正反表达转换	240
第七章	翻译的特殊方法	244
第一节	增词法	244
第二节	省略法 (减词法)	248
第三节	重复法	252
第八章	句子的翻译	264
第一节	定语从句的翻译	264
第二节	习语的翻译	269
第三节	无生命主语句的翻译	272
第四节	Metaphor 的翻译	274
第九章	句法的变通	279
第一节	分句与合句	279
第二节	分词短语	280
结束语		284
参考文献		287

第一部分 语言学

第一章 走进语言学

第一节 语言学的对象、性质和作用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来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后讨论分析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

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学被普遍定义为对语言的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并且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传统的语言学称为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现代语言学则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为主,而且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语文学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现代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客观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系统的学科理论,顾名思义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

一、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所谓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所谓语言学,则是指研究语言的科学,它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语言是人人都会而且随时要运用的东西,但不是人人都通晓语言学。因此语言学是专门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习语言学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有理性的认识,对我们从事语言文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语言的规律(包括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使人们懂得关于语言的理性知识,以提高学习语言的效率和使用语言的水平。具体任务是:

- (1) 描写语言在某一发展阶段的面貌;
- (2) 推溯语言的演变过程,解释其发展规律;

(3) 对不同语言进行各种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或对应关系,这种比较包括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两种。

因为我们每人每天虽然都在使用语言，但是未必人人都能对语言现象做出科学解释，一般人都只有感性知识没有理性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语言学，对语言学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便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

二、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

任何语言观都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

形式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主义认知观，本质在于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是超验的不依赖于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以及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仅仅是以映射的方式被动地反映现实。这种认知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符号与其意义分割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思维看作抽象符号的算法操作。客观主义认知观的背后的形而上学也是客观主义的。普特南将它称作“形而上学现实主义”，他认为：世界是由这样的实体构成的，他们有着固定的特性，特性间存在着在任何时刻都一成不变的关系。这样的体系与心智无关，即独立于人类的理解之外。这种状况显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客观主义范式本身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主流的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近几百年，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精细化。

功能主义，尤其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认为：客观主义范式忽略了人类认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即在形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中，人类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以及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概念范畴的形成受制于人类感知能力。语言与人类的认知密不可分。人类所以能够创造和使用语言，是与其感知、记忆、判断等基本能力分不开的。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认知能力。而认知对象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经验世界。语言具有丰富的属性，包括物质的、心理的、社会文化交际的等等属性。

形式主义重点在对语言的形式结构和特征的刻划上，在取材上注重内省的、理想化的语料，并用概括性极强的抽象的形式化规则表述出来；功能主义则主要着眼于语言构造中的功能因素，注重自然、实际的语料，重视语义、语用、话语的分析，并把形式上的规律诉诸于非形式化的合乎直觉的外在解释。

从理论上说，语言学与哲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但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因此，两者关系又是如此之近。20世纪初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及其对人文科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索绪尔指出,“语言学的材料首先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不管是未开化的人的还是开化民族的,是上古时代、古典时代的还是衰微时代的。对每个时期,不仅要注意正确的语言和优美的语言,而且要注意一切的表达形式。不仅如此,言语活动往往不是人们所能观察得到的,因此,语言学家就应该注意书面文献,因为只有书面文献才能使他认识过去的语言或远方的语言。

语言学的任务是:

1. 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2. 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3. 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

由此,索绪尔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语言学理论。人们可以质疑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提出异质的语言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但是不可质疑的是语言学学科确立。一门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就是理论家们提出了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当然,提出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还不标志着这门学科已经成熟,衡量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准就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系统的范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语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语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已经有可能总结出语言发展的规律;二是语言比较的研究已有可能。语言学研究要总结的是所有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对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是很难达到这一目的。尽管每种语言系统千差万别而且世界上的语言系统林林总总,但是它们之间仍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语言学研究就是要总结出这些共同规律,并以此进一步促成不同语言系统的存在与发展。

语言的形成为两方面的决定因素,即认知能力和经验世界(认知对象),语言系统就是认知能力和认知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种对立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当前流行的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

哲学是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它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都是以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片断为研究对象并把握其中的规

律，而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一般规律。当然，哲学又不同于神学，神学把握世界总是以直觉或某种信仰为基础，而哲学则坚持彻底怀疑论的态度，在肯定世界存在的前提下，用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求世界的规律。哲学相信具体科学但又超越具体科学，它不满足于具体科学对世界部分问题的思考，但又相信并依赖于具体科学，一旦具体科学发现证伪了某种哲学理论，哲学又会在事实与理性推理的基础之上重新寻求世界的规律。语言学以其独特的内含深深地影响着哲学的研究。首先，语言以其作为哲学思维无法逾越的工具影响着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家、道家学说的代表人老子早就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其次，语言以其特有的结构影响着哲学家的思维。哲学是不断“反思”的学问，可哲学家的反思却离不开语言。哲学家必须要用语言来思考与言说，而在用语言的过程中他就不得不服从语言的规则。也就是说，语言的规则内在地制约着哲学家的思想，它既可以成全哲学家也可以限制哲学家的思维。当然，哲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更是不能低估。一方面，哲学研究拓宽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加大了语言学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哲学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批判性的前提与基础。一种语言学理论研究由于过分沉溺于自身研究的范围，因而可能对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缺乏深刻的认识，哲学的加入能使语言学家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前提的局限性。乔姆斯基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物理学或生物学科学及其他学科的成功都建立在某种程序上的，这种程序类似正常

儿童发现语言结构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在最初的限制基础上，在可能存在的理论分类的制约基础上得以完成。如果最初人们就不知道只有某种材料可以通向理论，那么任何归纳法都无从谈起，材料可以把你引向任何方向。科学自行汇合和进步的事实说明起初的限制和这些结构都是存在的。另外，语言学的哲学研究还能使语言学家清晰地看到语言学研究的现实价值。语言来源于生活，最终要返回生活，为生活服务。

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语言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人是通过语言与他人、社会和世界打交道，语言在人们的交流中起到的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作用，它还可以完成一个命令、提出一个话语、形成一种霸权等等。也就是说，在语言与人、社会的关系上，语言不但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功能，还有着本体论的功能，它促成或制约着某种人际关系的形成或社会发展。

(二) 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关系

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由亚里士多德创立。在这部分初步论逻辑学的概念里,所包含对于逻辑学以及其他概念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哲学上许多基本概念。这些规定都是由于并对于全体有了综观而据以创立出来的。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但是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科学,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直观,也不像几何学的题材,是抽象的感觉表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逻辑学看作最易的科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即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熟习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同时又是最简单、初步的,而且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例如:有与无,质与量,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一与多等等。但是,这种熟知反而加重了逻辑研究的困难。因为,一方面我们总以为不值得费力气去研究这样熟习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观念,逻辑学去研究、去理解所采取的方式,却又与普通人所业已熟习的方式不相同,甚至正相反。

二、语言学

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称为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现代语言学则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为主,而且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语文学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现代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广义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情况,叫做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叫做历时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对多种语言作综合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叫做普通语言学。把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叫应用语言学。通过语音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叫历史比较语言学。用比较方法发现人类各种语言的某些共同现象叫作类型语言学。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两种语言的异同,叫对比语言学。语音、语法、词汇及文字这些学科都注目于语言的结构本身,是语言学的中心,有人叫微观语言学。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的是语音学;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彼此之间有何区别和关系的是音乐学或音位学。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屈折方式的是形态学,也叫词法;研究如何把词组成短语或句子的是造句学,也叫句法。按传统语法,形态学和造句合起来就是语法学。研究词汇项目、词汇意义、词语演变的是词汇学;

追溯词的来源和历史的是词源学;搜集许多词项,把它们分类、比较、注释的是词典学。研究词和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剖析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这是语义学。研究文字的形状、体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是文字学。

逻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逻辑学只有通过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这种载体才能研究思维形式,研究逻辑也往往牵涉到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利用逻辑方法对语言进行研究又刺激了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语言表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学家要利用逻辑学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结构意义。比如,人们在工作 and 生活中离不开语言交流。语言交流行成功与不成功之分。逻辑学,特别是语言逻辑是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掌握语言逻辑对于提高人们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能力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有其历史的渊源。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人们或结合语言来研究逻辑,或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18世纪以来,语言学与逻辑学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20世纪以来,这两门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学为逻辑学提供语言素材,逻辑学为语言学提供分析方法,并产生了交叉性的新学科——逻辑语言学、语言逻辑学。中国的新老语言学家在语言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可以断言,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汉语,必然使汉语研究出现新局面。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学科出现相互影响、密切结合,以至相互融合的现象,语言学与逻辑学也是如此,并且这种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强。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民族的语言,它们在形、音、义上有着不同的联系,这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意义的语言(语词、语句)在不同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中会具有不同的语调和语音,这就构成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自然语言的研究不仅是语言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任务,同时也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形式逻辑是从形式结构这一新角度来研究自然语言的,它的目的是要达到语言的精确性,正像卢卡西维茨所说的那样,“现代形式逻辑对语言的精确性给以最大的注意”。

现代逻辑对语言学的影响是形成了语言哲学的许多新学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克里普克的语义模型。

乔姆斯基在哲学基础上继承了笛卡儿以来的唯理主义传统,在语言学理论卜接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而在方法上则使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所谓形式化方法,就是使用某种无意义的语言符号,从一些生成规则导出基本语句,从这些基本语句

至今选择一些特殊性质的语句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确定推理规则,并推出系统内具有这些性质的全部语句。形式语法是独立于解释的,对它的符号和语句可以做出种种不同的解释,从而获得不同的意义。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就是使用这种形式化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它的结果不仅适用于英语,也同样适用于汉语和其他自然语言。乔姆斯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得益于他对数理逻辑的掌握,并把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克里普克的贡献是语义学。所谓语义学,就是对形式系统中符号和公式的意义做出解释的理论。通过语义解释,系统内的可证公式都具有某种良好的性质,人们就可以对形式系统的语形语义关系进行研究。语言学的研究经过人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的工作已初具形态,并建立了模型论等一系列重要方法,克里普克则建立了模态语义学的方法,如语义图方法、可能世界语义学方法等,这些方法仍然是目前普遍使用的语义学研究方法。总之,语言学与逻辑学在古代是密切结合的,后来分化成两门不同的学科。现在,又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出现交叉性的学科,这是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否定之否定,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向着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飞跃。跟古代相比,它们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这一新的形式、新的任务,语言学家与逻辑学家应该有一个紧密的联盟,以促使这门学科的迅速发展。而且,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

(三) 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关系

1. 理论语言学与翻译

从全球的角度看,当代语言学的分支很多,带有一语言学 || 字样的学科或专业名称就有: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还有一些不带一语言学 || 字样的,如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会话分析、语篇分析等。一般把这些不带的称为理论语言学,那些带的称为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区分是不能反映当代语言学的特色的。这是因为所谓的应用语言学本身也有很多理论问题,同样理论语言学也有许多应用成分。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当代语言学比成一盏发光的灯:核心是语言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如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义学,核心的外围是一些新兴分支如语用学、会话分析、语篇分析等。进一步向外辐射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向大脑,如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是向社会,如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三是向信息高科技,如计算语言学(包括机器翻译)、语料库语言学、语音识别与合成等。

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跟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语言学家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甚至把翻译学列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毫无疑问，在众多的有关学科中，与翻译联系得最密切的莫过于语言学了。

早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刚刚兴起的翻译学科中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学，希望在其中找到能够有效地运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及教学模式。对语言学的兴趣在当时是有道理的，现在也仍然如此。首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语言是翻译的原材料，因此一门说明语言行为的学科自然就应该可以为研究翻译的学者提供很多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借用语言学模式也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原因。40 至 50 年代，语言学本身也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学问，其标志是用严谨而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来描述语言，结果是提高了语言学在学术界的地位。“科学”方式这一点正是近年来翻译学家们激烈批评的一个对象，语言学途径有时就被轻蔑地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然而在那个时期，努力跻身于科学性学科之列以确保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对语言学和翻译学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语言学在语言教学和词典编纂等领域里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改进了有关工作，这使它更加成为翻译学效仿的榜样。学习语言学至少可以提高译者进行语言对比的起点以及进行语言分析的能力。翻译其实是语际转换，是在两种不同语言对比中进行的。翻译不免要在词、词组、分句、句子、段落、篇章等各个语言平面上进行比较和分析。掌握一定的语言学知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规律性，必将有助于翻译实践。

2. 应用语言学与翻译

应用语言学作为学科名称，是波兰语言学家 J. N.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在 19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的。相对于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是将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问题，或者说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反过来，语言应用是促使语言理论研究的动力，因此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应用语言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知识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专指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还包括语言规范化、文字改革、辞书编纂、翻译等。在国际著名语言学文摘刊物《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的分类中，应用语言学包含语言教育政策、本族语讲授、非本族语讲授、语言测试与评估、成人语言发展、阅读的习得、教学和辅导、阅读过程、阅读测试、写作的教学、习得、过程和测试、双语教育、翻译、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 外语的教学和学习等 11 个（近年又增列为 15 个）分支学科。

近年来,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翻译人才的培养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已经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内,其独立的学科地位日臻成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成果,着重成分分析,强调翻译对等,力求使翻译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准确、更加科学,从而对翻译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语言的性质

概念负载着意思,一旦将这些意思表达出来就成为语言,所以语言是概念的外在化,因此概念不能离开语言的表达。近代的分析哲学学派或语言哲学学派都极为重视对语言的分析,他们认为,我们要厘清思想,避免思想陷入错误混乱之中,首先要厘清词语的意义,辨明关键论点的层次,就可以避免思想陷入惑乱偏执之中,所以他们对语言与思想的问题有多方面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本书只能概括地介绍语言的性质,其中特别集中于一些影响我们思考的概念。

我们一般称为心灵活动的,范围其实很广泛。在前一章,我们曾将浮现在心灵的内容,一律称为“意识内容”,然后将其区分为概念和观念两大类。概念是非图像性的、抽象的,观念则是属于心理层面的、图像性的。概念以概括(generalization)的方式负载着这些意识内容,所以每一概念都有共相特征和可以通过定义界定它的意含范围;而观念则以具体的方式、感受心灵所呈现的意念,例如婴儿感受母亲的关怀,是非概念的,其边际亦不明确,仅仅是主体内心所感触到的一些情况。大家试想一下除此入住新地方时,门一打开,立即就有一些对住房的感受,这种当下的感受,就是一些心理性的观念。一旦住久了,就忘记了这种感受,并且只会用概念的方式告诉他人:我家在九龙。

我们明白了概念与观念的界限,就要进一步了解它们如何从浮现在心灵之中,转向与他人沟通的客观语言世界。

我们要将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就必须运用语言。所以语言成了最方便而有效的表达方式。可是,如果只将语言看成一种传情达意的符号系统,以为广东话是一套,英语是另一套的话,那么就只看到了它的表面。语言不只是工具,它和我们心灵内部的概念性思考,有极密切的联系。

语言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层。狭义的语言指口语和文字。广义的语言除语言文字外,还包括一切可以表达意义的媒介,例如身体语言、交通指示牌、一些图案等,都是非语汇性的语言。我们主要以狭义的语言为分析对象。

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字词(term),即一些单词。当我们把字词串起来,就成了语